

蘇聯文學叢書

蘇聯衛國戰爭短篇小說選

波·拉夫連諾夫等作 周煦良等譯

蘇聯衛國戰爭短篇小說選 波·拉夫連諾夫等作 周煦

序 言

戰爭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最殘酷也是最痛苦的事。有一天，當世界的持久和平終於到來，帝國主義全部從地球上被消滅時，世界人民也許願意忘掉戰爭中所受的痛苦，和他們心裏留下的創傷，好以更大的勇氣和愉快來建設新的幸福的世界；但在這個目的沒有達到以前，戰爭的教訓總不應該忘記，尤其是那些在正義戰爭中湧現的英勇的忘我的人們，他們英勇事蹟的宣傳將是與保衛世界和平的事業分不開的。

蘇聯人民在偉大衛國戰爭中所表現的無數英雄事蹟在蘇聯文學上已經留下永不磨滅的紀錄。這些不但將世代代為蘇聯人民所銘記着，而且為千萬萬為保衛世界和平奮鬥的人們作下偉大的示範。這十三篇小說的翻譯就是以這個動機出發的。今天，反侵略戰爭正在壯烈地在朝鮮進行，願我們中朝的人民，以及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都循着這些不朽者的足跡前進！

周熙良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目次

雄心	……	周濂	拉夫連諾夫著	……	一
在潛伏中	……	張純	柯爾杜諾夫著	……	二
母親	……	葉茵	康蘇諾夫著	……	三
老漁夫	……	沙金	勞得吉本尼茲著	……	四
葛黎格里·吉斯來科夫	……	林剛	科達甫尼可夫著	……	五
兒子	……	俞荻	柯諾寧科著	……	六

死後……………	波·高巴托夫著……………	六二
格里果萊·秀勒卡亞……………	波·巴甫連柯著……………	六八
引路的女郎……………	V·考賽夫尼考夫著……………	七九
行軍途中……………	鮑利斯·波列伏依著……………	九一
隊旗……………	余·鮑利斯·波列伏依著……………	一一七
少年近衛軍士……………	鮑利斯·波列伏依著……………	一三三
一首敘事詩的誕生……………	鮑利斯·波列伏依著……………	一五一

雄 心

波·拉夫連諾夫著
周 煦 良 譯

他站在隊長前面——塌鼻子，高顴骨，穿了一件假海獺皮領子大衣，已經凍小了。鼻子被乾燥而尖銳的草原風吹得通紅，凍得青紫的發裂嘴唇顫抖着。不消一雙烏黑的眼睛却在搜索地，幾乎是嚴厲地，望着隊長。

他的鞋襪簡直不宜於這種天氣——灰色帆布鞋，鞋尖都破了。

隊長讀着參謀總部派傳令兵送來的紙條子：「……今晨在前哨地區拘獲……自稱已偵察國營農莊附近之德軍的行動有兩星期之久……派到你這裏來，也許他的情報對於炮隊有用處？」

隊長把紙條摺起，放在皮軍服的胸前口袋裏。

「你叫什麼名字？」

#0973

小夥子振作精神，頭部向後而，預備在答話之前把鞋跟碰一下，可是他的嘴唇痛苦地扭動，祇能急促地說：

「尼哥萊·費赫羅夫，隊長同志。」

隊長看看小夥子的鞋子，搖搖頭。

「費赫羅夫同志，你這雙舞鞋有點兒不合時宜。你的腳一定凍壞了。」

小夥子站在那兒眼睛垂着，努力把湧到眼眶裏面來的眼淚忍住。隊長弄不懂，他穿着這樣的鞋子，在這樣的大冷天，夜裏怎樣穿過草原的。不要說做，連想到這種事情都使人一直寒透脊樑骨。他拍拍這孩子的肩膀。

「來罷。到我的小屋裏來。那裏暖一點，我們可以談談。」

司令員的防空室裏，火爐內正燃着融融的火。小夥子站在門檻上向屋內巡視。

「把你的衣服脫下來，」隊長說。「這兒熱，就像亞鐵克海邊一樣。給你自己驅一下寒氣。」

小夥子脫下他襤褸的大衣，把裏子朝外，摺得整整齊齊，顫起足尖，把它掛在隊長的外

套上。大衣脫掉之後，小夥子看上去瘦得簡直可怕。「他一定這一向過得很苦，」隊長想着。

「坐下。我們先吃點東西，再談正事。你喜歡不喜歡濃茶？」

隊長用自己的大罐給他斟上茶。「這兒，放點糖在裏面。」

他指指一個半截頭的六英吋炮彈盒，晶瑩雪白的方塊糖堆得滿滿的。

小夥子望着他，樣子有點兒古怪。瘦削的臉開始抽搐，大滴的孩子氣的眼淚，現在他再也忍不住了，從頰上滴到桌上來。隊長嘆口氣，走攏一點，把手臂撐着他的瘦肩膀。

「不要，不要，」他溫柔地說。「不要緊的。那些事情別去想它。這兒沒有人會傷害你的。」

小夥子用一個迅速而惶悚的動作擦掉眼淚。

「沒……沒有關係……隊長同志，」他羞怯地說。「我是想到媽媽，不是我自己。」

「哦，是的，」隊長囁囁着，「你媽。孩子，你放心，我們把你媽也救出來。她活着呢，是不是？」

「是的，」孩子的眼睛顯出柔情，「不過在我們那兒非常飢餓。媽媽往往在夜裏去德軍的廚房裏偷馬鈴薯皮，有一次哨兵捉着她。用來福槍柄子打了她膀子一下。她到今天膀子還彎不了。」

他咬牙切齒。眼睛裏面的柔情完全消失了。現在閃閃地又兇又惡。隊長拍拍他的頭髮。

「你躺下來歇一會。」

小夥子懇求地望着他。

「過一會……這時候我還不想睡。我想先把那些傢伙的情形告訴你。」

他的喉嚨裏面含有一種堅決和奮激，隊長也就不再堅持。他在桌子的另一頭坐下，拿出一個筆記本。

「很好。快說罷。你認為國營農莊那邊有多少德國人？」

小夥子回答得非常之快，幾乎毫不踟躕。

「一個步兵大隊。第一百七十五團。巴伐利亞人。」

隊長見他回答得這樣明確甚覺詫異，眼睛釘着他的年青客人望。

「你怎麼會知道的？」

「他們肩章上有番號。因此我記得。還有摩托車手，有一隊人。一小隊中型坦克。在倉房那邊有野戰炮和坦克炮。隊長同志，他們把這地方防禦得非常堅固。一直都有卡車把水泥運來。我在窗子裏張見的。」

「你能不能告訴我那些倉房在那裏？」隊長問他，頭伸過來。他忽然感覺到，跟他面對面的已不是一個尋常的天真孩子，而是一個目光尖銳的，有頭腦，有才幹的偵察員。

「他們最大的倉房是靠近瓜田那兒，就在那老打穀棚後面……別的……」

「等一等，」隊長打斷他。「你記得這樣清楚很好。可是你知道，我們並不是你們國營農莊上來的；瓜田在那兒，打穀棚在那兒，我們都不知道。而且一座十英寸的海戰炮，我的孩子，是個非同小可的玩意兒。我們如果隨隨便便的放，也許要造成很大的損害。才能打中目標……還有你的母親……」

小夥子望望隊長，詫然地問：

「可是你難道沒有一張地圖，隊長同志？」

「地圖我是有的……你可懂得看地圖嗎？」

「怎麼，當然……我爹是一個測量師。我也能夠畫地圖。我爹現在也是個指揮官了。」

他得意地加上一句。

「老天，你真是個寶，我的孩子，」隊長笑着說，在桌上打開一張放大的地圖。

小夥子跪在椅子上，彎下腰看地圖。他的手指在地圖上劃着，到了一處上面寫着「諾非·普特國營農莊」的地方停着，臉上露出高興的樣子。

「就在這兒，」他說，愉快地笑着，「清楚之至。你的地圖真不錯。而且畫得這麼詳細——就像一張圖表……這兒向東——這裏就是老打穀棚的地方。」

他就像個有經驗的地誌學家一樣，在地圖上找的方向一點不錯；不多久，一排柵欄似的紅十字在隊長的鉛筆下向四面八方畫出來，表示許多目標。隊長甚覺滿意。

「好極，尼哥兒。」隊長讚許地拍拍小夥子消瘦的肩膀。有道麼一會，這孩子忽然不像個偵察員，孩氣的樣子用臉頰偎一下隊長的掌心。撫愛使他又變成個孩子了。隊長把地圖摺好。

「現在，費赫羅夫同志，紀律現在要你立刻去睡覺。」

孩子也不反對，食物和屋內的溫暖使他覺得很嗜睡，眼睛已經簡直睜不開，不住的打呵欠。隊長把他服侍上床，拿自己的被頭給他蓋上，塞塞好，重新靠桌子坐下來計算射程。他全神貫注在工作上，簡直忘掉時間飛逝。一個聲音輕輕喊他，打斷他的工作。

「隊長同志——請問什麼時間了？」

孩子在床上已經坐起來，臉上顯出焦慮的神情。

「你現在去睡，」隊長溫和地說。「你要知道時間做什麼？等我們要出動時，我自會把你喊醒。」

孩子的臉上迷惑起來。聲音裏面又來了那種堅決的神氣：

「不，不。我得趕回去。我答應媽媽一定回去。否則她會着急，以為我喪命了。一等天黑我就走。」

隊長弄得躊躇起來。他腦子裏從沒有想到，這個小夥子真的還打算再作一次他夜間穿過草原那種可怕的旅行——這條路他頭一次走到已經是碰運氣了。

「荒唐，」隊長生氣地說。「誰肯放你走？就算你通得過德軍的防線，你也會撞上我們的炮火，在國營農莊那邊。」

小夥子眉頭鎖起來，臉一直紅到頭髮根：

「我會逃得過德國人，放心。夜裏非常之冷，他們都坐在屋子裏。而且我所有的大路小徑都摸得透熟……務必請你放我走。」

他央求得非常懇切而且堅決，隊長不禁心裏起了一陣疑心：「假如這個小夥子剛才告訴我的那一套全是招搖撞騙呢？」可是當他望望那一雙清澈的天真的眼睛時，他立刻把這種念頭丟開。

「你知道，隊長同志，德國人不許任何人離開國營農莊。假如他們發現我走了，媽媽就要受罪……」

「很好。」隊長掏出錶來。「現在是四點半。我們先到瞭望位上去，把一件件目標再對過。天一黑，我們就放你通過戰線。祇是你得小心。自己保重。」

在前方瞭望位上，隊長在一架射程測算器面前坐下。在籠罩着雲霧草原的暮靄中，僅僅

能辨出遠遠幾個黑點子——國營農莊的房屋。隊長轉過身來，向小夥子招招手。

「這兒，你來望望，也許你能夠看見你的媽……」

尼哥兒會意地笑一笑，眼睛對準着玻璃鏡。隊長緩緩轉動着控制平線景象的小輪，給小夥子望見他所來自地方的全景。忽然，尼哥兒跳起來，極端興奮地拖拖隊長的袖子。

「你看！你能夠望得見鴿子籠。那是我的，隊長同志，的確確。」

隊長彎身張測算器。在他視界以內，在脫了葉子的白楊樹之上，在有着銹斑的綠色屋頂上，他能夠望得見一個一根木桅竿上面豎了一隻小箱子。隊長望得很清楚。這使他忽然有了一個主意。他扯着尼哥兒的膀子，把他拉到一邊，跟他低聲氣講了一大串話，眉飛色舞的樣子，連海戰炮手都非常詫異起來。

「你懂嗎？」隊長問，尼哥兒鬼頭鬼腦地眯着眼睛，點頭。天黑了。隊長把尼哥兒一直送到前哨的地方。等到小夥子和陪伴他的兩名海員在昏暮中消失後，隊長站在那裏很久很久，就心地聽有沒有槍聲。

在天亮之前，他又回到瞭望位上來，等到才能辨別出嵌在灰色天空裏的那個小黑方塊的

鴿子籠時——就發命令。第一陣排炮——用以試探射程的——穿破了黎明的沉寂。

遠山同響着隆隆的炮聲。隊長張見桅竿上的小黑方塊子擺動了兩次，停了一會，又擺動了一下。

「差得遠呢……向右，」隊長已向自己解釋這裏的信號，下令發第二陣排炮。這一次鴿子籠不動了，隊長命令兩個炮隊同時發三陣排炮。他以一個老炮手的興奮望見木材和大塊的水泥穿過烟雲直冒上天。隊長一個人笑着，又換了一個射程。那邊的鴿子籠重又跟他來了一次密談。這一次，炮火是對準了地圖上所指的火藥庫和油站。第一陣排炮就剛剛打中目標。一片灰白的，吞噬的大火在天邊升起。一切都在烟霧中消失掉——樹木，房頂，連那豎着鴿子籠在上面的桅竿。轟炸得這樣猛烈，連隊長都替小夥子耽心起來。

電話響了。前哨要求停火。步兵正在發動攻勢。隊長跳進摩托車的邊廂裏，飛也似的馳過鄉野向前哨開去。國營農莊那邊可以聽得見機槍的託託聲和手榴彈的炸裂聲。德國人完全出乎意料，而且已經失去主要的防禦，祇能作些微弱的抵抗。村子外圍揚起鮮明的旗幟，表示敵人已在退卻。燃燒的汽油遺留下的一片片白的軍霧掠過國營農莊的果園；爆炸的炮彈沉

悶地響着。隊長望見擠在炸彈的白楊間的綠色屋頂，連忙趕過去。遠遠還有一段路時，他就望見一個女子的身形，裹着披肩站在門口。一個男孩子站在她身邊，抓着她的手。她跑出來迎接隊長，隊長抓着她哥兒，把他抱起來，用力地摟。尼哥兒從隊長的手中掙開，他的手敏捷地舉到破爛帽子邊，報告道：

「隊長同志，偵察員尼哥萊·費蘇羅夫完成任務！」

走上來的婦人眼瞼裏面有種困頓的神情，她嘴上帶着疲倦的微笑，向隊長伸出手來。

「您好……他等得你真……我們都在等候你。你沒有法子想象我們多麼感激。」

她照老俄國派頭向隊長深深鞠躬。尼哥兒站在隊長旁邊。

「好極，孩子，你真做了一件壯舉。我們的炮火開始時，你在樓頂上嚇不嚇？」隊長問他。

尼哥兒單純地望著他，信任的樣子。

「我是嚇。我害怕得利害，隊長同志。第一顆炮彈炸裂時，屋子就震動起來，我以爲一定會塌掉。我幾乎從樓頂上逃下來。後來我自己覺得很羞恥。我不絕地跟自己說：『坐好，

坐好，坐好，『我一直坐到火藥庫爆炸。這底下我是怎樣下來的，連我自己好像都記不清了。』

他懼怯地把臉埋在隊長的外套上——這個十三歲的小英雄，有一顆雄心的，一顆他的人民的心的俄羅斯孩子。

在潛伏中

雲爾薩依·柯爾杜諾夫原著
張純青譯

一切進行得非常順利。

晚上他們進了峽灣，一到目的地，就沉了下去，靜靜地伺候着他們的目的物。憤怒的蓬頭鬼似的介列勃措夫，在小傳音室裏彎腰貼近電警器，全神貫注地聽着海上的聲息，以便護送艦一來就能及時發出警報。以基才廖夫爲首的守望人員，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不斷地注視着精密時計表，偶而交談一兩句話。

根據偵察報告，敵人三點鐘以前不會來，現在一點半。

在這躺在灣口水底的大金屬雪茄裏面，沉寂籠罩着一切，沉寂得像在一個深礦坑裏一樣。雖然人們已經習慣了，但這水底的沉寂就像是緊壓住他們的耳朵一樣，潛水艇艇長謝特羅夫在他小屋裏也有同感。